



海螺·绿叶文库

Conch Green Leaf

文学精选

经典 外国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螺·绿叶文库

文学精选

外国短篇小说经典

本 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金子信
美术编辑 陶雪华

外国短篇小说经典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市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 印刷

上海新华造纸厂 供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69,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21-1721-9/I·1392

定价：6.30 元

编 选 说 明

本书向读者推荐的十四篇外国短篇小说，上起十九世纪初，下迄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些作品都经过时间的考验，被专家、文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公认为外国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当然，外国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远远不止这十四篇。本书在选编时，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少而精”的原则，只选了这十四篇。它们可说是外国短篇小说“经典中的经典”，是每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人为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所必读的作品。好在篇幅较大的外国短篇小说优秀选本已经出版过不少，如果读者读了本书后感到不满足，可以进一步去阅读那些选本，如本社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上、中、下三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本）等。



海螺·绿叶文库

主编的话

有 乡镇(乃至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或者较多游历过中国广阔腹地的人，不会不感受到那儿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望。物质生活在变化中，有的地方或快或慢地富起来，但精神生活的贫乏仍然是普遍的。广播电视业的拓展，使大众文化的普及获得了强大的工具，然而，经常能阅读新鲜、有益的书刊，对于基层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似乎还是奢侈的事情。

上海出版界一直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成功的代表，当为《故事会》。长期以来，这本薄薄的刊物在乡镇、农村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订户(阅读者则无法统计)。不过，从上海是中国重要出版基地这个角度看，我们为乡镇、农村读者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

于是，便有了这套百本文库的策划。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乡镇、农村青少年。它的目标，是

为上述对象打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之窗，引导他们从二十世纪走向新的世纪。因此，它的内容便是由上海出版资源中能为这一目标服务的精华凝缩、提炼而成。我们着力于智慧启迪、思维开发、人生修养和潜力发掘等方面，其他众多内容则难免割爱了。

考虑到基层的消费能力，我们希望尽力压低书价，把书编得精一些、薄一些。同时，我们与热心这项事业的企业界合作，并通过国家教委向部分乡镇中学赠书，扩大文库的作用与影响。

愿这一百本书成为一百块厚实的铺路石，铺在亿万青少年走向未来的艰难而光明的道路上。海螺吹响了，年轻的公民们，赶海去呵。春天走来了，枝头片片绿叶，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中华民族的明天在青少年的肩上。向他们致敬，为他们祝福。



一九九八年元月



海螺·绿叶文库

常人修养

伟人邓小平
院士述情怀
自古英雄出少年
二千年前的誓言
名人名言录
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
——40位名人谈人生

开卷有益
——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优化你的性格
情绪的控制和调节
100个当代中国青年的恋爱经历

文学精选

唐诗一百首
唐宋词一百首
唐宋文荟萃
中国新诗经典
外国诗歌经典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
外国散文经典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典
外国短篇小说经典
世界随笔小品精编
外国童话寓言经典
世界经典名著品味
老人与海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中国当代优秀少儿文学作品品鉴
童年时代的朋友
男生贾里
文学小百科

长河浪涛

群雄争霸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史话
逐鹿中原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史话
前仆后继
——近代中国史话

开天辟地
——现代中国史话
世界风云三百年
——世界近现代历史浅说
旋律中的天堂
——中外音乐精品长廊
色彩的盛宴
——中外绘画精品长廊
“上帝”的手艺
——中外雕塑精品长廊

银海风流
——中外电影精品长廊
戏苑奇葩
——中外戏曲精品长廊

故事集锦

中华爱国者的故事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
中华名胜故事精选
中华博物故事精选
中外智慧故事集锦
中外科幻名著故事荟萃
中外经典侦探故事精选
世界文学名著故事精编

社会大学

少男少女赠言录
走向成功人生
——现代涉世必读

怎样打赢官司
外出打工百问
现代推销技法
新股民入市百问
金融知识 ABC
实用交际小百科
实用文体手册
百年早知道

拥抱科学

科学发现纵横谈
新电脑世界漫游 信息高速公路
兵器新星 航天飞机
最强的光 核电探秘
金属新秀 奇妙的液晶
绿色革命 绿色技术
潜入深海 海洋工程
现代建筑 现代交通
动物新观察
多利, 你好!

——“克隆”技术的背景、现状与未来

欢乐消闲

小魔术
猜谜技巧
象棋精妙杀局
围棋速通
扑克牌游戏
幽默集锦
演讲要诀
方寸之间

——怎样集邮

实用对联
中外流行歌词精选

艺苑自修

二胡、竹笛自修
楷书行书自修
篆刻自修
书画答问百题
读古诗文常识
文学写作 ABC
业余摄影 200 题
黑板报墙报版式资料
常用字钢笔五体字帖
盆景制作法

健康顾问

问候心灵: 青少年心理自我咨询
保健常谈
药膳例话
常见病简易针灸疗法
保健推拿技法
实用护肤妙法
现代生活禁忌
家庭医疗指南

小康之门

服装裁剪与缝纫入门
现代家庭装潢入门
实用家具制作入门
实用美容美发入门
电工入门
汽车维修入门
摩托车维修入门
厨师入门
食用菌制种与栽培入门
名贵水产品养殖入门



海螺·绿叶文库

编委会

主编

孙 颛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有布 包南麟 任善根 杨心慈 陈纪宁 陈保平
陈春福 李维琨 林国华 周舜培 赵昌平 郝铭鉴
郭志坤 翁经义 虞仰超 雷群明 戴自毅

编辑组组长

陈纪宁

编辑组成员 (按姓氏笔划排序)

冯海荣 许乃青 邵 敏 邵 琦 张建平 张怡琮
顾林凡 陶雪华 徐欢欢 谢志鸿 彭卫国 戴 俊

出版策划

王有布 许乃青 张怡琮 史文军

美术编辑

陶雪华

技术编辑

孙东平 王大方 刘效红

目 录

驿站长	1
外套	11
木木	36
套中人	66
卖火柴的小女孩	79
玛特渥·法尔高纳	81
最后一课	92
项链	97
彼特利克夫人	105
一百万镑的钞票	114
麦琪的礼物	136
热爱生命	142
灯塔看守人	160
看不见的收藏	175

驿 站 长

[俄国] 普希金

十四品文官^①,

驿站的独裁者。

维亚捷姆斯基公爵^②

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同他们骂过架？谁没有在气愤的时候向他们索取过那本致命的簿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他们的压制、粗暴和怠慢的无济于事的控诉？谁不把他们当做人类的恶棍，相当于过去衙门里的师爷，或者，至少也和摩罗姆的强盗^③ 无异？但是，我们如果公平一些，尽量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也许，我们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容得多。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难者，他的官职只能使他免于挨打，而且也并非永远能做到（我可以请我的读者的良心来作证）。维亚捷姆斯基开玩笑称他是独裁者，他的职务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真正的苦役？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在枯燥乏味的旅行中积聚起来的全部怨气都发泄在驿站长身上。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车夫脾气犟，马不肯拉车——都成了驿站长的过错。旅客走进他的贫寒的住所，像望着敌人似地望着他。要是他能赶快打发掉这个不速之客，还好；但是如果碰上没有马呢？……天哪！怎样的咒骂、怎样的威吓会像雨点般的落到他的头

① 帝俄时代最低级的文官。

② 维亚捷姆斯基公爵(1792—1878)，俄国诗人，评论家。这两句诗引自他的诗《驿站》。

③ 当时的农奴为了逃避地主的压迫，常常结伙为强盗。奥卡河上的摩罗姆森林里，常有这样的强盗出没而驰名。

上啊！他得冒着雨、踩着泥泞挨家挨户奔走。他在暴风雨中，在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中^① 避进门厅，只是为了休息片刻，躲避激怒的投宿客人的叫嚷和撞搡。来了一个将军，浑身发抖的驿站长给了他最后的两辆三套马车，其中包括一辆急行车。将军连谢也不谢一声就走了。过了五分钟——又是铃声！……一个信使把自己的路条往他桌上一扔！……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好好地仔细想一想，那么代替愤懑，我们心里就会充满真挚的同情。再说几句话：在连续二十年里，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目前我只能说，舆论对驿站长阶层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备受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和善的人，生性愿意为人效劳，容易相处，对荣誉看得很淡泊，不太爱钱财。从他们的言谈（不巧得很，过路的老爷们却瞧不起这种言谈）中，可以汲取许多有趣的东西，得到许多教益。至于我呢，我是宁愿听他们谈话，也不要听一位因公外出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属于可尊敬的驿站长阶层的。真的，关于一个驿站长的记忆对我是很珍贵的。情况曾使我们一度接近过，关于他，我现在准备同亲爱的读者谈谈。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曾经乘车在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大道上经过某省。我官卑职小，只能乘驿车，只付得起两匹驿马的租钱。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客气，我常常要用战斗才能得到照我的看法是我名份得到的东西。由于少年气盛，要是驿站长把给我预备的三四马套到一位官老爷的马车上，我对他的低贱和胆怯就感到愤慨；在省长的宴会上，如果善于逢迎的仆人上菜时把我漏掉，我也总是耿耿于怀。如今呢，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了。真的，“官官相护”是一条大家称便的规律，如果用另一条规律，比方说，用“惺惺相惜”来代替它，那我们会碰到什么事呢？会发生怎样的争论啊！仆人上

^① 指一月下半月最寒冷的时节。

菜又从谁开始呢？但是我要讲我的故事了。

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某站三俄里的地方开始落下稀疏的雨点，转眼之间，倾盆大雨已经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到了驿站，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赶快换衣服，第二件事是给自己要一杯茶。“嗳，杜妮亚①！”驿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点奶油。”一听到这两句话，从隔扇后面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跑到门厅里。她的美使我吃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我的女儿，”他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气回答说，“这么聪明，这么麻俐，跟死去的母亲一模一样。”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路条，我就来欣赏点缀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它们画的是浪子回家的故事②；第一幅画上画着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给一个样子浮躁的青年送行，青年人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口袋金钱。另一幅画以鲜明的线条画出一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围着他。再往下，一个把钱挥霍尽了的青年人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且和猪分食；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伤和忏悔。最后画着他回到父亲那里。仍旧戴着尖顶帽、穿着长袍的、慈祥的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牛犊，哥哥向仆人们询问这样欢乐的原因。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相应的德文诗句。这一切，也象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以及当时围绕着我的其他物件一样，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五十来岁的主人本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现在还历历如在目前。

我还没有跟我的老车夫把账算清，杜妮亚已经拿着茶炊回来了。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对我产生的印象；她垂下浅蓝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象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③，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人就聊起天

① 杜妮亚是阿芙多佳的小名。

② 见《新约全书》中的《路加福音》。

③ 酒同热水、糖、柠檬、香料等混合成的饮料。

来，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马匹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我仍旧不愿意同驿站长和他的女儿分手。最后我同他们告别了；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车。到门厅里我停下来，请她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

从我做这件事以来，

我可以数出许许多多的亲吻，但是没有一次亲吻曾在我心中留下这样悠长、这样愉快的回忆。

过了几年，情况又把我带到那条大道，使我重临旧地。我想起老驿站长的女儿，想到又可以看到她而感到高兴。但是，我想，老驿站长也许已被撤换，杜妮亚大概已经出嫁。我的头脑里也闪过他或她会不会死去的念头。我怀着悲伤的预感走近某站。马停在驿舍旁边。一走进房间，我立刻认出了描绘着浪子回家的故事的画，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示出破旧和无人照管的景象。驿站长盖着皮袄睡着；我的到来把他惊醒，他稍稍抬起身来……这正是西米翁·维林，但是他衰老得多么厉害啊！在他准备抄下我的路条的时候，我望着他的灰发，望着他那好久没有刮过胡子的脸上的深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功夫竟会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虚弱的老头。“你认得我吗？”我问他，“我和你是老相识了。”“可能，”他阴沉地回答道，“这里是大路，来往旅客到过我这里的很多。”“你的杜妮亚身体好吗？”我继续问。老头的眉头皱起来了。“天知道她。”他回答说。“那么她是嫁人了吧？”我说。老头装做没有听见我问的话，继续轻声念我的路条。我不再问下去，吩咐烧茶。好奇心开始使我不安，我希望潘趣酒能使我的老相识开口。

我没有想错，老头没有拒绝送过去的杯子。我发觉，罗木酒扫清了他的阴郁。一杯下肚，他变得爱说话了。不知是他记起来了呢，还是装出记起我的样子，于是我便从他口中知道了当时强烈吸引了我并且使我感动的故事。

“这样说来，您认识我的杜妮亚吗？”他开始了，“有谁不认识她呢？唉，杜妮亚，杜妮亚！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以前，凡是过路的人，都要夸她，谁也不会责备她。太太们有的送她一块小手帕，有的送她一副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停下来，好像要用午餐或是晚餐，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不管火气多么大的老爷，一看见她就会平静下来，亲切地同我谈话。您相信吗，先生：信使们跟她一谈就是半个钟头。家由她管：收拾屋子啦，做饭啦，样样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这个老傻瓜，对她看也看不厌，有时，连高兴都高兴不过来；是我不爱我的杜妮亚，不疼我的孩子呢，还是她的日子过得不称心呢？不是，灾祸是免不了的；命中注定是躲不掉的。”于是他开始向我详细讲述他的痛苦。三年前，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驿站长在新的簿子上划格子，他的女儿在隔扇后面给自己缝衣服，这时候，来了一辆三套马车，一个头戴契尔克斯帽、身穿军装外套、裹着披肩的旅客走进来要马。马都派出去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旅客就提高嗓门，扬起马鞭。见惯这种场面的杜妮亚，从隔扇后面跑出来，殷勤地问那个旅客，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妮亚的出现起了它惯有的效用。旅客的怒火烟消云散了，他同意等待马匹，并且要了晚餐。旅客脱下毛茸茸的湿帽子，解下披肩，脱掉外套，原来是一个年轻的骠骑兵，体格匀称，蓄着黑口髭。他坐到驿站长旁边，开始高高兴兴地同他和他的女儿交谈。晚餐端上来了。这时有几匹马回来了，驿站长吩咐不用喂食，马上把它们套在旅客的车上。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失去知觉：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头痛得厉害，不能上路……怎么办呢！驿站长把自己的床让给他，并且预定如果病情不见好转，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 C 地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的病情更恶化了。他的仆从骑了马到城里去请医生。杜妮亚用醋浸的手帕包扎他的头，坐在他床边做针线活。当着驿站长的面，病人直哼，几乎一言不发，但是却喝了两杯咖啡，并且哼哼着要了午餐。杜妮亚没有离开过他。他时刻要喝水，杜妮亚就把她做的柠檬水端给他。病人润着嘴唇，每次递还杯子的时候，都用

他的无力的手握握杜妞什卡^①的手，表示感谢。午餐前医生来了。他摸了摸病人的脉，用德语同他谈了几句，然后用俄语宣称，病人只需要静养，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个卢布作为出诊费，并请他用午餐。医生同意了，两人的胃口都很好，喝了一瓶酒，才彼此非常满意地分别。

再过一天，骠骑兵精神完全恢复了。他非常高兴，不停地一会儿同杜妮亚，一会儿同驿站长开玩笑。他吹着曲子，同旅客们交谈，把他们的路条登记在驿站册子上。他大大博得了好心的驿站长的喜欢，到了第三天早上，驿站长竟舍不得同他亲切的客人分别。那天是星期日，杜妮亚预备去做午祷。骠骑兵的马车拉来了。他同驿站长告别，为了在这里又吃又住，重重地赏了驿站长。他也同杜妮亚告别，并且表示愿意送她到村边的教堂。杜妮亚犹豫不决地站着……“你怕什么？”父亲对她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你就坐车子去教堂吧。”杜妮亚上了车挨着骠骑兵坐下，仆人跳上赶车的座位，车夫吹了一声口哨，马儿就奔驰起来。

可怜的驿站长不明白，他怎能让他的杜妮亚同骠骑兵一起出去？他怎么会瞎了眼，真是鬼迷了心窍。过了不到半小时，他的心已经开始作痛了，作痛了。他感到六神不安，忍不住自己也跑去做午祷去了。到了教堂跟前，他看到人们已经散去，但是杜妮亚既不在围墙边，也不在台阶口。他急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上走出来，教堂执事在吹灭蜡烛，有两个老妇人还在角落里祈祷，但是杜妮亚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不容易才下决心去问教堂执事，她有没有来做过午祷。教堂执事回答说没有来过。驿站长半死不活地走回家去。他只留下一个希望：也许，杜妮亚因为年轻不懂事，竟忽发奇想，乘车到下一站去看她的教母去了。他在痛苦的激动中等待他让她乘坐的那辆三驾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最后，到傍晚时分，车夫独自醉醺醺地回来了，带来了骇人的消息：“杜妮亚从那一站跟着骠骑兵走了”。

① 阿芙多佳的爱称。

老头受不住自身的不幸，他立时倒在那个年轻骗子昨夜躺过的床上。现在驿站长回想一切情形，猜到病是假的。可怜的人儿患起了极其厉害的热病，他被送到 C 城，派了一个人暂时来代替他。给他治病的就是给骠骑兵看病的那个医生。他对驿站长确凿有据地说，那年轻人身体完全健康，当时他就猜到他是不怀好意，但是因为怕他的鞭子，所以没有作声。德国人的话不知是真的呢，还是只想夸耀自己有先见之明，但是他的话丝毫安慰不了可怜的病人。驿站长的病体刚好，他就向 C 城的邮政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对任何人都不提自己的意图，步行去找寻女儿去了。他从路条上知道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去彼得堡。给他驾车的车夫说：杜妮亚一路啼哭，尽管她似乎是自己情愿去的。“也许，”驿站长想道，“我能把我的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他怀着这个念头到了彼得堡，在伊兹马伊尔军团一个退职的上士，他的老同事家里住下，就开始四下寻找。不久他就打听出来，骑兵大尉明斯基是在彼得堡，住在杰摩托夫饭店。驿站长决定去看他。

一清早，他来到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说有一个老兵求见。一个勤务兵在擦用鞋楦撑着的皮靴，他说主人在睡觉，十一点钟以前不接见任何人。驿站长走了，到指定的时间又回来。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帽亲自出来见他。“老兄，你要什么？”他问他。老头的心沸腾起来，泪水涌到眼睛里，他只是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大人！……请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一红，就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书房里，随手关上门。“大人！”老头接下去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至少，请您把我可怜的杜妮亚交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平白无故地毁了她吧。”“生米已成熟饭，无法挽回了，”年轻人极度惶乱地说，“我对不起你，很希望求得你的宽恕。可是你别以为我会抛弃杜妮亚：她会幸福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要她做什么？她爱我，她对以前的环境已经不习惯了。无论是你是她——你们都忘不掉发生过的事情。”接着，他把一样东西塞到他的衣袖里，打开了门，驿站长自己也不记得，他是怎样到了街上的。

他呆呆地站了好久，最后在自己衣袖的折袖里看到一卷纸；他抽